

26 “游乐赌王”林梧桐 ——与命运“赌博”，成就开天辟地的神话(1)

风 语

36



作者 车家和 王国宇

16岁，他用借来的两元钱作为本钱，靠卖菜籽担负起养家的重担；19岁，他于乱世中只身远赴马来西亚，决心闯出一片天地；50岁，他立志要把一个荒芜的高原发展成世界级的旅游胜地；75岁，他毅然踏入邮轮业，创立了世界第三大邮轮公司。

从一贫如洗的辍学少年，到誉满天下的杰出企业家，从为衣食奔波的穷小子到坐拥超过220亿美元巨额财富的超级富豪，林梧桐，这位名震亚洲、享誉世界的“游乐赌王”，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历程，他正是用愚公移山般的精神，缔造了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。

1937年，林梧桐告别母亲，揣着辛苦积攒下来的175元钱，只身前往当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（现在的马来西亚）。

临行前，母亲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：“儿啊，人在异乡，凡事都要容忍，万不能与人发生争执，更不可与人动武。任何事情一旦动起武来，无论谁输谁赢，大家都会吃亏。”林梧桐含着眼泪，把母亲的话牢记在心，这句朴实的话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
那一年，林梧桐19岁；那一年，日本全面入侵中国。

林梧桐漂洋过海，住在吉隆坡的四叔家里，一面跟着四叔做木匠活和泥瓦活，一面学习建筑和马来话。虽然每天只有8毛钱的工资，没工可做时还没有工资，但他仍然省吃俭用，把钱积攒下来，寄给远在福建乡下的母亲。

两年后，他便开始试着独立地去建筑承包业务。

林梧桐承包的第一笔生意是兴建一

座两层楼的学校校舍，这让他赚了100多令吉（马来西亚货币）。虽数目不大，但对他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成就与鼓舞。

谁知建筑承包的生意刚刚开始，国内的战争愈演愈烈。林梧桐十分惦念家人的安危，体弱多病的母亲更是让他牵肠挂肚。于是，他放弃了刚刚起步的事业，冒险回到家乡，重操木匠旧业。

回乡后，他虽然在战乱和匪乱中过日子，生活十分艰难，但能与家人在一起，相濡以沫、相互扶持，这段日子也就成了林梧桐一生中最高温、最美好的回忆。那时，林梧桐的最大愿望就是留在家乡，重新过以往平静的乡村生活，奉养母亲。

但局势的恶化逼迫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，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和生活的举步维艰，林梧桐作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抉择——重返马来西亚。

那天，母子俩在码头挥泪惜别。事后，林梧桐才知道，就在他离开后不久，日本侵略军就开始加强对中国海防的控制，实施严格的出入管理制度，限制进出福建的人流和船只，而他乘坐的那艘船是最后一班驶离福建的船。

倘若当初林梧桐没有那么坚定，也许他就会永远留守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当一辈子木匠或农民，那么他一生的际遇肯定和现在完全不同。

可是，林梧桐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返回马来西亚的第四年，母亲便因病去世了。那次码头之别竟然是他与母亲的永诀，这也成了林梧桐心中永远的遗憾、永远的痛。

1996年，林梧桐乘坐自己的豪华邮轮回到故乡安溪，百感交集，个中滋味难以言表。

2002年清明节，林梧桐最后一次返乡祭祖，已经85岁高龄的他长跪在父母墓前，哭诉思念之苦，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。

再次奔赴马来西亚的林梧桐，仿佛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，昔日羞涩、内向、敏感、消极、自卑、不善辞令的忧郁少年，突然变成了一个谈笑风生、温文尔雅、乐观积极的青年才俊。四叔等亲友们惊喜万分，但又有些疑惑不解，到底是什么力量带给林梧桐如此大的改变呢？

原来，林梧桐在海上漂泊的那些天里，一直在反思自己，终于想通要有所作为，就必须好好“修理”自己，不能永远躲在自作的茧里，做一个悲观、胆怯、自卑的人。人要活得积极，做自己命运的主人，既然已经踏上了征程，就必须振奋精神，努力奋斗，干出一番让母亲和家人引以为荣的事业来。

这是个载入史册的时间，黑室第一次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。海塞斯找不到陆所长，直接给杜先生打电话报喜。

杜先生闻讯，当即带了一头烤乳猪、三脸盆卤肉、两缸米酒，直奔五号院。得知陆所长还没有归队，他当场任命侦听处杨处长为负责人，责令他迅速设宴犒劳大伙。理由？当然不能明说，临时编了一个：给海塞斯过生日。这个理由不错，破译处首次“开张”，喻其为“生日”，恰如其分。

随着敌21师团密码的告破，许多无字天书被精准释读，日军21师团犀利的进攻遭到了国军前所未有的有效阻挡。敌军先头部队出兵不利，变得更加谨慎，放缓了大举进犯的速度，日军一个月内攻下武汉的企图连同他们的嚣张气焰就这样被粉碎，这为武汉大批军民和国防厂所的撤离赢得了宝贵时间。海塞斯理所当然地成了英雄，又是受勋又是加薪。然而，他知道，这个功劳其实并不属于他，真正该受此勋、领此赏的人是陈家鹤。

“都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“重复一遍，回去应该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我找了好几个人，都说不知道，但我碰巧遇见了一个熟人，是我过去的一个客人，一个老色鬼，他就在邮局工作……”

萨根迟迟不来，汪女郎一遍遍默念着陆所长跟她的对话，一遍比一遍流畅。可萨根就是不来，好像他已经知道她被人策反收买了，不敢来了。

其实萨根是分身无术，没工夫来。黑明威从成都回来了，带回来那么多东西，又是指示又是装备，他要马上向老老大汇报。

这个突发的小小变故可把汪女郎折磨坏了，她心烦意乱，像坐在老虎凳上被拷打，躺在油锅里受煎熬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啊！

天黑下来了，汪女郎的运气开始好转了，先是陆所长走了，接着是该死的萨根终于来了！

萨根刚领了赏，心情如花一样灿烂，心里涌着一股要表达喜悦的急切，见了她又是捏她的屁股又是拍她的脸蛋。萨根高兴还有个原因，就是以为汪女郎等他这么久都没走，说明她一定是出色完成了任务。

“怎么样，很顺利吧？”

“顺利个屁，我找了好几个人问，都说不知道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是个保密单位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见鬼！”

“不过算你运气好，我碰巧遇见了一个熟人……”

言归正传，已经难不倒她，因为该说的话已经默诵了数十遍，再紧张也不会出差错。不但没有差错，还有出色的临场发挥，诈获了两单生意钱。

“你得给我补上这个



作者 麦家

钱，要不是为你办事，他凭什么占我便宜？这种死老头子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稀罕！”

说得跟真的似的，振振有词，有理有节。萨根刚鼓了腰包，替个穷鬼付点嫖资，小菜一碟，二话不说，给了。

“因为明天我还要去找他，”汪女郎对答如流，她已经完全进入角色，言谈十分机巧、洒脱，“我敢肯定，他说管地址的人今天不在单位多半是骗我的，他就想让我明天再去找他，再占我一次便宜，你就帮他预付了吧。”

哈哈，言之有理，萨根爽快地又付了一份钱。汪女郎心花怒放，一下午的不快就这么烟消云散了。

可以想象，与陆所长相比，汪女郎的好心情不过是“小巫”。

月明星稀，夜风吹醒枯草，淡淡的火药味飘浮在空中。陆所长满腹狐疑地追着火药味走，走进喧嚣的食堂，受到夹道欢迎的待遇。没有人告诉他设宴的真实原因，但他已经预感到“天降大喜”的味道。

罚酒三杯后，杜先生跟他说了句耳语，把喜讯告诉他，他不亦乐乎地又自罚三杯。这种情况下告诉他喜讯，其实是对他最大的惩罚，除了不停地喝酒，他没有任何宣泄喜悦的渠道。喝得太猛，他像个不中用的酒鬼，转眼就喝成了大舌头。大舌头怎么还能留在酒席上？不把实情捅破才怪！走，杜先生提前离场，顺便把他带走了。

临别之际，海塞斯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把幕后英雄陈家鹤一语道破，但话到嘴边又被虚荣心压了回去，变成了语焉不详的祝贺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。

定制方法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